

# 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综述(续)

陈忠敏

**首字定调型**是指首字的变调调形跟单字调相同或相似,后字的变调调形跟单字调差异大。在广大的北部吴语区内大都是属于这一种类型。**末字定调型**是指末字的变调调型跟其单字调相同或相似,首字的变调调形跟单字调差异大。南部吴语以及大部分闽语是属于这一类型。**条件定调型**是指根据前后字的条件来决定变调。除吴闽语以外的其他方言,一般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钱乃荣1988年文曾系统总结吴语方言里连读变调的四种类型:**A型为初连型**,一个语音词中两个音节的连读调等于或几乎等于组成音节的单字声调之和。如江苏的靖江、浙江的衢州话。**B型为复杂型**,即调型多而杂,一个语音词中至少有一个音节的声调跟它作为单音节语音词时的声调不同,整个语音词的声调也跟所有音单节调不同,它是连读变调充分异化的形式。根据重心在前字音节抑或在后字音节上之别可再细分为**前重式复杂型**,**上海松江话属于这一种**,和**后重式复杂型**,如浙江黄岩话属于这一种。**C型为简单型**,多数调类组合的调型是前字定调,后字附着,如无锡话,或后字定调,前字附着,如浙江温州话。**D型为延伸型**,其特点是前字的声调复盖后字音节,后字失去调子共用前调,连读调同于单字调。如新派上海市区话。

上海市区话新派的延伸型有其特殊性,许多术语和描写方法以及声调理论也都是从对上海市区话新派连读变调的讨论文章中提出。这里略作较详的介绍。

上海市区话新派单字声调共有五个:

	平	上	去	入
阴 调 类	53	34		<u>55</u>
阳 调 类	13			<u>12</u>

五个单字调组合成两个组,变调的规律如下表:

前字 \ 后字	阴平	阴上去	阳平上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53	55—21				
阴上去 34	33—44				
阳平上去 13	22—44				
阴入 55	44—55				
阳入 12	11—33				

上表表心只列变调调值。如果把同一个连调组合看作是一个语音词(phonologic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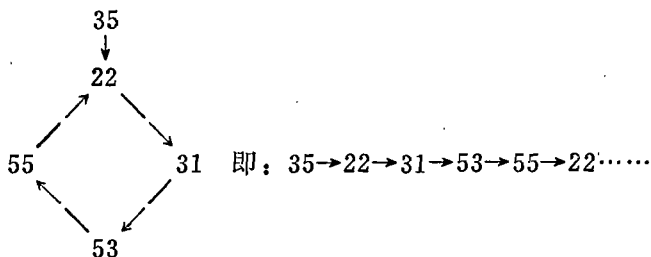
word), 那末, 每一个语音词都有一个首尾连贯的声调轮廓 (tonal envelope), 它的高低升降的趋势跟首字作为单字调的调形是一致的。这是美国学者 W. L. Ballard 和 Michael Sherard 在研究上海市区方言时提出一些术语和声调描写方法 (Ballard 1979, Sherard 1980)。W. L. Ballard 又把这种现象称为 right spreading, 意即首字的调形向右延伸。国外的许多学者运用生成音系学的自主音段理论 (Autosegmental theory) 来解释新派上海市区话的语音词声调。自主音段理论认为声调与音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音韵层次。虽然声调 (变调) 与音段没有直接关系, 但声调最后仍须与音段连接起来协同发音。如何把声调与音段形式化连接起来是自主音段理论的关键, 各人在处理具体语言中也有分歧。徐云扬 1988 年文采用底层声调抹擦、底层连接线抹擦、最后音节连接、预定低调等法则来协同上海市区话音段和声调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关系 (徐云扬 1988)。

在闽方言里, 有两种比较特殊的变调现象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种是声调回弹 (Flip-Flop) 现象, 即 A 调变 B 调, B 调则变为 A 调 (Mantaro J. Hashimoto 1972)。如潮阳话, 阴入单字调是 11, 阳入单字调是 55, 但在前变调时 (即在前字位置上变调), 阴入 11 调却变成阳入 55 调, 阳入 55 调却变成阴入 11 调: (张盛裕 1979)

阴入 11 → 阳入 55 / # —

阳入 55 → 阴入 11 / # —

另一种是“钟式循环变调” (tone clock) 现象。N. Bodman 1955 年曾指出厦门话这种变调现象。厦门话的单字调是七个, 其中五个舒声调是: 阴平 55, 阳平 35, 上声 53, 阴去 31, 阳去 22。这些声调在一种较大类型的句法环境中发生“钟式循环变调”:



由于连读变调类型具有语言地理类型的意义, 如南部吴语跟闽语一样, 连读变调都是末字定调型, 而北部吴语则是首字定调型, 所以说南部吴语比北部吴语更接近闽语。有些学者曾尝试用变调类型的异同来划分方言区域 (陈忠敏 1988)。

四、连调的调查方法与分析方法。连读变调的调查方法涉及两种表格的设计和表述。一种是连读变调调查表的设计; 另一种是变调规律表的设计和表述。连调调查表的设计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a 是由小到大。即从单字调到两字组、三字组、四字组……。单字调的调查表即按中古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逐字调查声调, 在此基础上, 按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八类字排列成各种组合: 两字组是  $8 \times 8 = 64$  组, 每组若干条双音节字组; 三字组是  $8 \times 8 \times 8 = 512$  组三音节字组……。这是目前国内的学者惯用的连调的调查表格。b 是由大到小, 即从句子到字组 (……五字组、四字组、三字组、两字组), 再到单字。也就是说这种调查方法是在充分考虑古音调类的前提下, 把调查的单位放入预先设计好的句子中来考察变调的各种规律。这种调查方法在国外用得比较多。如美国学者陈

渊源。(Chen, M. Y.)。两种调查设计方法各有优劣, a种方法简单明了, 能比较快地得出一个方言的大概的变调面貌, 所以非常适合一个外乡语言工作者作基本的变调调查。但用这种调查表格来调查是非常肤浅的, 因为这种表格的设计并不考虑变调在语句中由于各种其他因素, 诸如语调、节奏、轻重音等引起的变化, 所以说, 它还不是真正的活的口语的调查。以北京话为例, 按 a 种方法设计的两字组调查表格, 只能得出“上上相连, 首字上声变阳平”这样一种变调规律。但把两个上声字放入具体的语句中, 情况就不同了。

两字组变调规律:

在语句中的变化:

了 解  
214-35 214

了 解  
214-34 214-31

你怎么还不 了 解 我?  
214-24 214-42

b种方法尽管能避免上述出现的问题, 但一般来说不易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某一陌生方言的变调规律的概貌。b种方法的调查一般来说必须以a种方法为前提, 作更为深入的变调研究。笔者认为, 目前的连读变调研究要突破a种方法的局限, 只有a、b两种方法结合, 才能真正深入研究口语中声调变化的规律。

变调规律表格也有两种不同的设计和表述方式。a种是从单字调出发来看单字与单字组合后声调的变化。如温岭话阳平31调的变化规律可以这样表述(李荣1979)

	作为两字组的第一字	作为两字组的后一字
阳平31调	在阴平前变35调; 在阳平前变24调, 其他变13调。	在阴去、阳去后31调不变; 其他变51调。

b种表达方式是是整个变调作为一个语音词声调来看待。语音词内部的一部分调形, 即前后字变调, 跟单字调调形相比, 有的发生变化, 也有的不发生变化。如上海市区话前字是阴入55的两字组语音词变调规律是44—55, 其中阴入+阴入里, 后字阴入单字调调值等于变调调值, 但我们仍然认为后字作为语音词声调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变调。理由如下: 首先, 44—55这种语音词声调普遍存在于前字为阴入的一切组合里, 并不固定在特定的阴入+阴入的组合里, 作为语音词声调的整体, 我们无法把它的一部分调形拆开来跟单字调调形比较。其次, 尽管调形相同, 但进入两字组语音词, 其音强、音长等方面肯定跟单字时的不同。可见, b种表达方式是着重审视整个语音词声调的调形和调势, 而不过度执着于具体前后字的变调调值。a种表述法暗含着“字调本位主义”的思想, b种表达法则是语音词声调体系的具体体现。

在分析方言连调的过程中, 先后提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术语和概念。这在具体分析方言的连调工作里是非常重要的。

广用式、专用式、窄用式。张惠英在分析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里, 把全部两字组分为广用式和四种专用式来讨论(张惠英1979)。四种专用式是指: “数量谓补式、动趋式、

动代式、重叠式。广用式包括四种专用式以外的各种格式。以后许宝华等人的文章里则把上海市区方言两字组和多字组的连调方式分为两大类：广用式和窄用式。并对它们作了定义：广用式是这样一种组合：一个连读字组的各音节之间关系很紧密，内部没停顿；广用式应用的范围广，对字组是词还是词组，属于怎样的语法结构，一般没有限制。窄用式与广用式相比，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应用范围窄，只适用于以一定结构方式组合的连读字组。许多方言里，广用式的变调调式与专用式或窄用式的变调调式是不同的。

系、组。为了讨论连调的方便，汤珍珠、游汝杰、陈忠敏1990年文提出“系”“组”这两个概念。两字组连调调式规律表一般是这样排列的：横行是后字作为单字组的调类，竖行是前字作为单字组的调类，同一横行的所有组合构成一个“系”，每一个系都以前字古单字调调类为名目，如前字是阴平的，称为阴平系，余类推。每一系又可以以后字出发分出舒声组和促声组。

首字决定调形。这是指同一系的组合，调式相同或相似。也就是说，连调组合中，只要前字作为单字组的调类相同，不管后字的调类是否相同，连调调式就相同或相似。吴语太湖片的两字组大致都有这种倾向。

首字决定调式。这是指语音词的声调轮廓的高低升降的趋势跟首字作为单字调的调形一致。这一现象，有人也称为字的调形向右延伸(right spreading)。

后字中性化。这是指后字作为单字组有阴声调阳声调的区别，但是进入两字组后，调层和调形趋向混同。吴语太湖片各地方言的两字组大致如此。

《方言》杂志曾组织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张家茂《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年4期)，叶祥苓《再论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年4期)，谢自立《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方言》1982年4期)，钱乃荣、石汝杰《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意见》(《方言》1983年4期)，汪平《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调格式》(《方言》1983年4期)。讨论主要涉及对苏州话两字组连读变调描写准确与否等问题。

美国学者Chen M.Y.(陈渊泉)曾组织过一次关于天津话连读变调的讨论，讨论文章大多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上。主要文章有：Chen, Matthew Y. 1986《The Paradox of Tianjin Tone Sandhi》(CLS, Vol. 22)，《A Symposium on Tianjin Tone Sandhi: Introductory Remarks》(JCL, Vol. 15, No. 2, 1987)；Hung, Tony T.N.《Tianjin Tone Sandhi: Towards a Unified Approach》(同上)；Tan, Fu《Tone Sandhi in the Tianjin Dialect》(同上)；Zhang, Zhengsheng《The Paradox of Tianjin: Another Look》(同上)。国内学者南开大学的石锋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的文章参加了讨论，见石锋《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讨论主要是围绕采用什么样的规则来描述复杂的天津方言连调，即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是遵循哪些原则变化的。

从1979年开始的对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现象集中调查、描写、讨论，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突破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研究字本位主义的窠臼，把语音现象放在一定的语流

中进行分析，这才是真正的实际口语的研究。在吴语这样变调十分丰富复杂的方言中，一些单字调由于没有单独使用的机会，始终处于变调的状态，以致人们已经说不上它们的单字调是什么了。例如上海话，世界 = 书架  $s1^{55}ka^{34-21}$ ，“世”字读同阴平字“书”的连读调。由于“世”字一般不单用，本地人都把单字“世”读同“书”。笔者调查的浙江宁波话，类似的现象更为突出，不单用的字其单字调大多是不稳定的。就是在变调现象不十分丰富的北京话里，一些不单用的轻声字“的”“着”，也同样不能单念。如果只是研究孤立的单字音，就无法解释和处理这些现象。随着对方言的连读变调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知道，上述这些现象，完全可以纳入语音词范畴里进行研究。我们已经可以不再束手无策了。

### 什么是语音词范畴？

其次，许多方言里连读变调跟语义、语法结构密切相关。连读变调讨论一开始就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后来许多研究者在描述某方言连读变调，总结连读变调的规律时，语义、语法结构跟连读变调的各种对应关系也是一个重点讨论的内容。可以说，对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密切了语音跟语法结构、语义研究的关系。

最后，一些声调描写的规则及术语也在连读变调的讨论中相继提出。如：语音词、声调轮廓、窄用式、广用式、专用式、独用调、虚独用调等。对汉语的声调也由于通过连读变调的讨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声调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单个音节上了。在有复杂连读变调的吴方言里，声调的定义实际上已是一个语音词的声调了。

不过，从已发表的讨论连读变调的文章来看，在下列三方面尚有欠缺。

一、连读变调的研究很少联系重音、语调等因素。连读变调是单字调和语调之间的结合部。单字调是以音节为单位对于实际音高的调节，语调是以句子为单位对于单字声调的再调节（沈炯1985），二者调节的方式不同，功能也不同。声调是在调域内部进行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调节；语调是对于调域本身进行上移、下移、扩大、缩小的调节，就像在橡皮带上画的曲线，拉长橡皮带，曲线就会被放大。（赵元任1933）连读变调处在二者之间，既是一种动态的声调表现，又是一种静态的语调形式。

另外每一个语音词一定有一个字组重音，语音词组合成一个意义群体以后，还有一个意群重音。单字调，连读变调、句调以及各种重音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构成现实的句子，它们相互之间当然会有极为复杂而且又十分微妙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扩大连读变调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是对连读变调研究的深化。

二、对连读变调与语义、语法结构的关系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思索。连读变调与语义语法结构有密切关系，在许多方言中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许多研究者都囿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以拥有者的主观兴趣为工作出发点，热衷于对本方言这一现象的描写，很少去根据语言现象来论述语法与语音，语义与语音的一般规律，更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现象的背后所具有的客观理论的价值。早期结构主义的理论都认为语音跟语法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布龙菲尔德曾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富有理论色彩的解释，认为“语言包含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另一层次包含形式——意义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词汇。”布龙菲尔德进一步以歌唱家和人们学外语为例说明两个层次的划分的合理性，认为歌唱家“学唱一支法语歌曲做到发音正确，或者不懂法语的演员也能模仿法国人讲英语，”而学外语的人情况正相



反,“虽然没有获得这个语言的发音习惯也能说一些具有意义的词语,有些讲法语和英语的人就是如此,他们能用彼此的语言自由交谈”,可是“发音却是太糟糕了”。这就是说,语音层面是独立的,词汇、语法的习惯对它没有影响。把这种理论用之于音变的研究,就是认为音变是一种“纯语音的过程,它感染一个音位或同一类型的几个音位,或者是普遍地或者是受某种严格的语音条件所制约,至于包括这一个音位的形式意义特征既不起助长也不起阻碍的作用”(布龙菲尔德《语言论》P452~453;商务印书馆1980年)。但吴语崇明话却是另一种情形。相同的语音条件(如阴去+阴去)会有不同的变调形式(张惠英1979):

输入(单字调)	输出(变调)	语法结构
阴去33+阴去33→四记	si <sup>33</sup> tɕi <sup>33-55</sup>	数量结构
→次次	ts <sup>1</sup> <sub>1</sub> <sup>33-42</sup> ts <sup>1</sup> <sub>1</sub> <sup>33</sup>	量叠结构
→进去	tɕin <sup>33-42</sup> k <sup>1</sup> <sub>i</sub> <sup>33-55</sup>	动趋结构
→看戏	k <sup>1</sup> <sub>ɔ</sub> <sup>33</sup> ɕi <sup>33-0</sup>	动宾结构
→告诉	ko <sup>33-55</sup> su <sup>33-0</sup>	成词结构

输入形式是阴去+阴去,单字调都是33调,组成两字组后,输出的变调形式根据语法结构的不同而多达五种。相同的语音条件会有不同的变调形式,其条件就是不同的语法结构。换句话说,语法结构直接支配语音形式,这是以往一般语言理论著作从未谈及的。如果能合理解释不同的语法结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语音形式,以及语法结构如何直接来支配语音形式的,这将对一般语言学理论有很大的贡献。这方面的研究以美国学者陈渊泉(Matthew Y. chen)最为深入,笔者将另撰文评介。

三、只注重单个方言点的描写,缺乏较大范围内的类型学比较。从整体来看,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的文章以描写单个方言点的为多。方言间连读变调规律、类型比较的讨论文章则较少,这也大大妨碍了连读变调深层次的研究。连读变调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隐含着语言特有的语音节律、词义转换、语法形态等方面的特点。也许可以通过比较较大范围内方言连读变调的类型及表现形式,来寻找语言更为本质的东西。

##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栏里不列随文引出出处的文献,请读者随文参看。

陈锡梧1966 台山方言特殊变调初探 中国语文1966.1

陈忠敏1988 浦东闲话的腔调特征及其区域 国际吴语研究会议(香港1988),论文收于《吴语研究》待出。

1992 宁波方言“虾、猪、鸡”类字声调变读的原因——兼论汉语南方方言表小称义的两种语音形式 语言研究1992.2

黄家敦、崔荣昌1983 韶关方言新老派的主要差异 中国语文 1983.2

黄景潮1983 大田县后路话的特殊音变 厦大学报·文学语言专号

吕叔湘1980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 方言 1980.2

潘悟云1986 古吴语的声调构拟 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论文 美国奥克兰

(下转21页)

Grimshaw, J. 1990. *Argument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Hashimoto, A. 1971.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s*. (アン・Y・ハシモト.《中国語の文法構造》1986. (中川正之、木村英树译) 白帝社)

Huang, C.-T.J. 1987.《Remarks on Empty Categories in Chinese.》*Linguistic Inquiry* 18. 321-338.

Li, Y.-F. 1990.《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8-2, 117-207.

Li, Y.-H.A.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Studies in Natural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1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illiams, E. 1981.《On the notions "Lexically Related" and "Head of a word",》*Linguistic Inquiry* Vol.12, 245-274.

~~~~~  
(上接第60页)

平田昌司1983 “小称”与变调 CAAAL No.21

钱乃荣1988 吴语声调系统的类型及其变迁 语言研究1988.2

丁邦新1986 吴语声调之研究 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论文 美国奥克兰, 又史语所集刊第55本  
4分

王福堂1959 绍兴话记音 语言学论丛第三辑

汪 平1988 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 1988.3

五 台1986 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 语言研究1986.1

沈 炯1985 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 北京语音实验录 北大出版社1985

石汝杰1987 吴语连读变调的两个问题 汉语方言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 浙江舟山

徐云扬1988 自主音段音韵学理论与上海声调变读 中国语文1988.5

叶国泉、唐志东1982 信宜方言的变音 方言1982.1

张惠英1979 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1979.4

张盛裕1979 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1979.2

赵元任1933 中国字调跟语调 史语所集刊 第4本2分

周祖瑶 1977 广西容县的小称变调 方言1987.1

Ballard W. L. 1979 On Some Aspects of Wu Tone Sandhi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19, 1980. TOKYO

Bodman N.C.1955 Spoken Amoy Hokkien, Vol.1 Kuala Lumpur

Kennedy, G.A.1953 Two Tone Patterns in Tangsic Language 29-3

Hashimoto M.J.1972 The Linguistic Mechanism of Flip Flop Unicorn No.10

(Yue-) Hashimoto, A.O.1987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Wang Li Memorial Volume Joint Publishing Co. HK 1987

Sherard M.1980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odern Colloquial Shanghai CAAAL Monograph Series No.5